

**H**宏章文学  
Hondge Literature

阅读·享悦生活

QIUGU MO 作品  
**秋古墨**

她说喜欢99℃的爱情  
在没达到沸点前  
保持最后1℃的清醒  
可真正爱上一个人时  
一切变得身不由己

# 爱情99<sup>°C</sup>



# 爱情 99<sup>°C</sup>

秋古墨

QIUGUMO 作品



#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爱情99℃/秋古墨著. ——北京：新世界出版社，2013.3

ISBN 978 - 7 - 5104 - 3916 - 2

I. ①爱… II. ①秋… III. ①言情小说－中国－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18380 号

### 爱情99℃

---

策 划：李 锋 作 者：秋古墨

责任编辑：靳丽霞 特约编辑：于建梅 李 丽

责任印制：李一鸣 马正琴

出版发行：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(100037)

发 行 部：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 编 室：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http://www.nwp.cn

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

版权部：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：frank@nwp.com.cn

印刷：三河市新新艺印刷厂

经销：新华书店

开本：880mm×1230mm 1/32

字数：221 千字 印张：9.5

版次：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：ISBN 978 - 7 - 5104 - 3916 - 2

定价：29.80 元

---

### 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，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，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：(010) 6899 8638



# 目录



引言	... 001
第 1 章 情窦初开	... 002
第 2 章 大学新生活	... 017
第 3 章 入社	... 034
第 4 章 梧桐文学社	... 051
第 5 章 凤鸣北城	... 066
第 6 章 花开一度	... 086
第 7 章 人生中的第一份生日礼物	... 106
第 8 章 疯狂考试周	... 123
第 9 章 社团那些事儿	... 135





## 目录

第 10 章 奖学金不翼而飞	... 151
第 11 章 同舟共济	... 168
第 12 章 花开二度	... 188
第 13 章 爱情、学业双丰收	... 211
第 14 章 曾经沧海	... 232
第 15 章 失恋	... 248
第 16 章 水晶之心	... 259
第 17 章 花开三度	... 277
尾声	... 299





有人说，时间可以消灭一切。

时间真能消灭一切吗？可为什么有些画面始终定格在脑海里呢？

菲菲，第一次见面时，她恬静地站在站台上，背着手，专心地听着 MP3。

白羽，我对他说“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何必单恋一枝花”，他总不屑地瞪我一眼，继续给远方的女友写信。

耶稣，那一只掉在宿舍中央的破鞋，一直无法改变的粗野口吻：“奶奶的，老子……”

大虾，我们被游戏中的 BOSS 狂虐时，大骂：“你们这些菜鸟，太菜了……”

崔老师，向我们解释：“我这不叫秃顶，叫聪明绝顶。”

秦云学长，跪在恋人墓前，不住地把头往墓碑上撞。

赵玲，在我耳边轻叹：“我真累了！”

.....

时间，祭奠了我们流逝的青春和爱情。

# 第1章 情窦初开



“让孩子多读名著是防止早恋最有效的方法之一。”

我老爹，是一个总喝得醉醺醺的醉汉，不知从哪位高人处学来了防止早恋的定律，转而用在我身上，一用就是 18 年。

没想到这定律还真成功，这 18 年来，我读遍了中西方名著，确实没有早恋，因为我觉得和我同龄的女孩实在过于普通，或者过于幼稚，既没有《简爱》中女主人公不向命运低头的性格，也没有《巴黎圣母院》女主人公的美丽善良。我认为，就算什么也没有，至少也得像潘金莲一般风情吧，虽然我不太喜欢潘金莲。

当然，我老爹防止我早恋的方法远远不止这条，“前车之鉴”也是他的绝招之一，只要有机会，我老爹就会在我耳边念叨，“娃啊，你知道你大伯为什么没考上大学？因为高三那年早恋啊；知道你二伯为什么会被退学？因为高一早恋写纸条被学校多次抓到了啊；知道你三姑妈为什么念完初中就不念书了吗？因为早恋啊，跟着男人跑了；知道你最聪明的四姑妈为什么连初中都考不上吗？因为早恋啊……知道你爹我为什么 17 岁就生了你吗？因为早恋啊……

都是早恋惹的祸，你可不能像爹这样，人啊，要做一个有出息的人……”

“我不会早恋的，我都 18 了，你放心吧。”我提醒我老爹，我过了早恋的年纪，他的那一套说辞确实该换一换了。

我老爹顿了顿，大概觉得我说得对，转而说道：“娃啊，转眼你都 18 了，现在考上了大学，上了大学也要好好学习，这读书就像取经一样，必须沉住气，不听到雷音绝对不可放松，唐僧的精神值得你学习啊。”

我三姑听到我老爹的话，大笑着对我爹说：“七弟，你真想让阿暮成唐僧啊，现在他都考上大学了，什么事情都该有个尽头，这谈恋爱的事情，到这个年纪该谈还是谈吧，万一以后找不到媳妇，我们白家就要断子绝孙了。呸呸，今天怎么说这混账话，以我们阿暮一表人才，大大的学问，找个媳妇还不是顺手拈来。”

三姑转而又对我说：“阿暮，别听你老爹的，你到大学好好学习，该谈还是要谈一个的，最好毕业的时候能顺手牵一个回来，如果谈恋爱钱不够，三姑我每月给你 300，作为你的恋爱费用。”

我老爹见三姑和他抬杠，有些不愉快，带着醉意说：“三姐，不要怂恿这娃谈恋爱，上学就要好好读书，将来毕业了，当官发财了，还怕找不到老婆？”

三姑不紧不慢地说：“你就财迷心窍，孩子大了，以后要做什么事情，该让孩子自己拿主意，不是我说你，这次大学填报志愿，你让孩子报了啥‘政治经济学’，你问过阿暮没有，他喜欢什么，将来要做什么，你就知道瞎指挥。”

说到瞎指挥，我老爹生气了，一下子从椅子上跳下来，大吼：“这是我的娃，报什么志愿不碍别人，等娃把政治经济搞懂了，将来出来，少说也混个县长当当，到时大家脸上都有光彩。”



三姑见老爹发酒疯，也怒了，喊道：“是是，这是你的娃，不碍别人的事，只是你摸着心问问，自从小汀走后，你只知道整天喝酒，你做过什么？”

我爹像泄了气的皮球，瘫坐在座位上，大概有些惭愧吧。小汀是我娘，和我父亲结婚的时候才16岁，17岁怀了我，生下我后得病逝世了。我爹失去娘后整日喝酒，对家庭不管不顾，幸好有几位大伯和姑姑，好不容易把我养大了。

“三姐，不要再说了，明天阿暮就要上大学了，大家高兴高兴，一团和气才对。”四姑见情形不对，忙上前劝架。

四姑撇了老爹一眼，没有说话，老爹低着头，独自喝闷酒，场面有些尴尬。大伯向二伯示意了一下，抬起酒杯说：“难得我们白家这么多年出了个大学生，大家应该高兴才对，来来，干杯，干杯。”

二伯也跟着打圆场对我说：“阿暮，你老爹说得对，学习得努力，不能因为到大学就放松了学习。你三姑姑也说得对，人到年纪，恋爱该谈还是要谈的。”

我当时蒙了，二伯说我老爹和三姑都说得对，那到底听谁的啊，到了大学，这恋爱到底该谈还是不该谈呢，我真有些窘迫。

第二天，我老爹、大伯、二伯、三姑和四姑把我送上了前往学校的火车。

车票是大伯买的，据说大伯在火车站有个老同学，这位老同学确实有点手段，在人山人海的火车返程高峰中给我弄了个软卧。尽管软卧贵了点，但大伯不在乎贵的那点钱，用大伯的话说：“老子种了几山几地的橡胶，有的是钱。”当然大伯还有下句，“老子有的是钱，就是没有文化，所以你这臭小子上了大学，也要给老子好好学习。”

我觉得大伯说得有道理，不过，三姑在我临走的时候也特别叮嘱：“阿暮，找到女朋友，钱不够，告诉姑姑，姑姑我支持你。”

“我真是一个幸运儿。”我坐在火车车厢过道的椅子上时，看着车窗外送我的亲人想，我确实不该辜负他们，学习得搞好，恋爱也必须谈，最好能找个喜欢学习的女孩，两人一边学习一边谈恋爱，不耽误学习，也不耽搁爱情。想到这里，我暗暗发笑，如果是这样，那我还不幸福成神仙了。

我正在美丽的梦幻中沉醉，一个硬邦邦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梦幻：“这位小兄弟，让一让，我放下行李。”

我抬头，眼前站着一位提着行李箱的中年妇女，她打算把行李箱放到头顶的架子里。我连忙从桌位上站起来，让她装行李箱。她吃力地往上抬箱子，但箱子过于沉重，她的动作非常笨拙，我连忙上前帮忙，费了好大劲才把行李箱放了上去。

弄好行李箱，中年妇女感激地对我说：“小兄弟，谢谢啊！你能不能再帮个忙？我还有一个行李箱在列车外，需要搬进来。”

助人为快乐之本，我没有拒绝，我跟着中年妇女转出车厢，来到列车外。站台上放着一只稍小的行李箱，一位十七八岁的女孩守着行李箱，边踱着步边听着歌。女孩见了中年妇女，匆忙摘下耳机，像什么事情也没干一样，若无其事地站在箱子边。

中年妇女责备女孩说：“菲菲，和你说了多少遍，在公共场所不要听音乐，这样做危险。”

女孩辩驳说：“无聊嘛，又没有事干，这箱子坏了，我又提不动。妈，叫你买进口的高档货，你偏要国产的，看到了吧，还没上车，轮子就坏了。”

本来是做母亲的责备女儿，这下倒好，反被女儿倒打一耙。

中年妇女叹气说：“这也是名牌了，鬼知道会买到山寨货呢，



这年代，唉，还有什么是真的。”

“原来是行李箱的轮子坏了，难怪拿不动了。”我一边想着，一边前去抬起行李箱。本来中年妇女准备和我一起抬箱子，但是我试了试，发现箱子不过20公斤重，再说，能在女孩面前展示下我的力量，也是件得意的事情，所以也不要中年妇女抬箱子，我自己拎着箱子就往车厢里走。

中年妇女和女孩跟在我身后，一起回到车厢里，过道中，我隐约听到女孩对中年妇女说：“妈，你真神速，这么快就找来了搬运工，我在外面看了好久，都没看到一个。”

中年妇女压低声音说：“不要瞎说，这男孩是一个好心的旅客，不是搬运工。”

女孩淡淡地说：“哦哦，看他穿得土不拉唧的，我还以为是搬运工呢。”

听到女孩说我穿得土不拉唧的，我心里咯噔一下冷了，难道我穿得真土不拉唧的吗？再想到我这套衣服是四姑专门为我准备的，四姑说她看到外地人都穿这种衣服，应该在外地也算流行，所以花大价钱为我买了一套。想到这点，我暗暗叫苦，四姑很少出门，见到的外地人绝大多数都是四川过来的打工仔。那么，我穿的这套衣服也就是打工仔们经常穿的“流行”服饰了。

我有些惭愧，仿佛比别人矮了半截，不好意思说什么，只顾红着脸低头干活，没用多大力气，我便把行李箱装到了行李架上。中年妇女见我干事干净利落，不住地夸奖说：“幸好有小兄弟帮忙，不然我还不知该怎么办呢。”

“没事没事！”我重新坐回车窗边的椅子上，再悄悄打量说我土不拉唧的女孩，发现女孩已经重新戴上了耳机，坐在床边出神地注视着车窗外，她口中轻轻地哼着一首流行歌曲：“请允许我尘

埃落定……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，原来你也在这里……”

火车开动，由慢变快，它将载着我驶向一座远方的城市。

这一刻，我有些迷惘，从小到大，我只有两个追求：第一个追求，考上大学；第二追求，希望早点放假，我能像猪一般睡懒觉。现在第一个追求实现了，我如愿考上大学，第二个追求，这漫长的假期，我睡觉的时间超过了猪的睡觉时间，所以我对睡觉有点厌倦，我总是想找点什么事情干，反正书是不想读了，不过我又不知道该干什么。我像一头没有脑袋的苍蝇，到处乱转，惶惶不可终日，只希望漫长的假期快些结束，快些走进我期待已久的大门。但是现在，踏上大学路途的这一刻，我又不知该到大学里干些什么。

我正胡思乱想着，坐在床边的中年妇女问我：“小兄弟，你这是北上打工啊！”

这对母女真把我当作打工仔了，我再次陷入惭愧中。

“不不，我不是打工的，我去上学。”

中年妇女一怔，尴尬地说：“哦，原来是学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把你看成打工的了。”继而岔开话题说，“小兄弟，你上的是什么学校？”

“精国大学！”我怕她没有听过我说的大学，又解释说，“我们学校虽然不大出名，也有百年历史，是国家985院校、211工程院校。”我想再吹一次这座从未谋面的母校的厉害之处，但是我知道的实在太少。

中年妇女大喜，向一边听音乐的女儿说：“菲菲，别听音乐了。”

女孩拉下耳机，好奇地问，“妈，你说什么？”

中年妇女拉着女儿的手说：“菲菲，这小兄弟也是精国大学的，你的同学啊！”

“是吗，是吗？”女孩脸上突然露出笑容，跳过来坐在我对面，兴冲冲地问：“你是精国大学的？”

“是……是的！”我有些摸不着头脑，我是精国大学的也不用这么兴奋啊。

“我也是精国大学！”接着又加了句，“新生。”

“哦，那么我们以后是一个学校的同学了！”

“精国大学校园真的很漂亮吗？是不是像学校简介里面说的一样，长满了参天大树，还有西式建筑，还有古色古香的梧桐书路，还有鲁迅、黄宗羲、孔子的雕像，还有一个大大的、美丽的喷泉……”女孩滔滔不绝地打听着精国大学的状况，我却对精国大学一无所知，感觉像她在给我做介绍。

等她问完了，满眼期待地看着我，等着我回答时，我有些难为情地说：“我也是新生。”

“哦！”女孩拉长声音，很失望地离开座位，又回到了床边坐下。

中年妇女又问：“小兄弟，你学的是什么专业？”

说到我的专业，我又充满了自信，挺着胸膛说：“政治经济学。”这是我爹为我选的专业，用我爹的话说，这是将来当官的专业，虽然我对当官的事情没有多大热情，但这毕竟是能给家人长脸的专业。

哪想，中年妇女阴沉着脸给我泼了一盆冷水说：“小兄弟，你这个专业和我女儿的专业一样，将来大学毕业不好就业啊。”

“哦！”我有些懵了，明明是一个将来出来当官的专业，怎么说不好就业，我也不愿多想，说不定她嫉妒我的专业所以说不好

就业，我就问，“你女儿什么专业？”

“中文！”

“中文好啊，世界四分之一的人讲中文，很有前途。”

女孩听到这里，有些忍不住地说：“好什么啊，将来出来除了当个教书匠，还能干啥，你这笨蛋，啥也不知道。这破学校也真是，我要学新闻，偏偏给我调专业，气死我了。”

女孩说完，又戴上了耳机，继续听音乐。

中年妇女皱了皱眉头，没有再说什么，而我又能说什么呢。

火车在平原上行驶了30多个小时，这30多个小时里，我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睡觉。睡醒后，又坐在车窗边的椅子上，看着车外发呆。饿了，弄一包方便面，撕几根香肠吃下。中年妇女和女孩也很少说话，偶尔不疼不痒地说上几句，女孩整日睡觉听音乐，或者和我一样对着窗外发呆，我想她的情况和我差不多吧。

第二天早晨7点，列车总算到达了终点站——北城。火车到终点站停下后，旅客陆陆续续下了车，我也准备提着行李离开。但看到中年妇女和女孩在车厢里犯愁，我知道女孩行李箱的轮子坏了，拖动很不方便。我看母女俩可怜，再想女孩很快便要成为我的校友，我便自告奋勇地上前去帮忙。

中年妇女开始面有难色，后来实在感觉盛情难却，只好把女孩的行李箱让我扛着走，同时叮嘱说：“小兄弟，箱里放着笔记本电脑，你小心。”

我小心地扛着箱子随着滚滚的人流出了列车大厅。大厅外，我眼前一亮，这是一座陌生的城市，尽管7点已经天大亮，但是我看这座城市依然迷迷糊糊，既看不透彻，也看不清。我站在列



车大厅门口，不知该往哪里走，我想起大伯在我临行时交代，如果我到北城找不到路，那就应该打的士，的士司机一定会把我送到学校。

大伯想得到的办法，中年妇女也想到了，我们一到列车大厅外，中年妇女频频向来往的的士招手，很快，一辆的士在我们身前停了下来。

司机伸出头问：“三位，要到哪里？”

中年妇女答：“精国大学。”

司机又问：“精国大学有五个校区，你说的是哪个校区？”

中年妇女大概蒙了，一个学校五个校区，鬼知道哪个校区接收新生，我们呆呆地站在原地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司机见我们没回答，好心地建议说：“这火车站边，每个大学都有接新生的联系处，精国大学的联系处在拐角那里，你们去问问。”

按照司机的指点，我们在拐角的地方找到了精国大学新生联系处。接待我们的是一位戴眼镜的年轻老师、五位男生和两位女生。五位男生听说我们是精国大学的新生，争先恐后地上前为母女俩提箱子，而把我这位抬着箱子的人撇在一边，不闻不问。我有些无奈，暗想，大概女孩总是更受欢迎。

五位男生为母女俩提着行李来到路边的一辆大巴前，我也抬着行李跟在他们屁股后面，然后就看见大巴前面挂着“精国大学”的牌子，原来这辆大巴是接新生的。五位男生手脚麻利地把母女的行李箱搬上了大巴，大巴上的司机喊道：“正好差两人，现在可以走了。”司机说着，打动了马达。

母女俩见大巴要走，但行李还在我手里，中年妇女忙朝我喊道：“小兄弟，我们的箱子。”

我急忙把箱子搬到大巴的过道上，想站在车上和母女俩一起到学校。司机却盯着我说：“这位小兄弟，这是专门接新生的大巴，你如果要到精国大学，改换356公交车吧。”

“我，我是新生。”我连忙辩解。

“你是新生？”司机将信将疑，又说，“这辆车满了，你等下一辆吧。”司机又朝大巴外边的五位男生说，“这位新生让他等下一趟车吧，我这趟满了！”

我只好无趣地下了大巴，和五位男生站在过道上。大巴开动，转了一个弯，准备开进行车道中，在转弯的几秒里，大巴后端的一扇玻璃窗被打开，中年妇女在大巴内向我摆手，大声说：“小兄弟，我们先走，你稍后，谢谢你这一路帮我提箱子啊！”

我刚要回答不用谢，女孩伸出头来说：“打工的，谢谢你帮我提箱子，忘了告诉你，我叫夏菲菲，到学校后有空找我玩，我请你吃饭。”

“哦！我叫白暮！”我对这大巴喊，可是大巴已经远去，不知她有没有听到。

在我身边的一位男生问我：“你也是新生？我见你扛着包，还以为你是打工仔呢。”

我只好拿出入学通知书让五位男生看，他们看了我的入学通知后，似乎亲热了几分，接着带着我回到新生联系处。

回新生联系处的路上，五位男生窃窃私语，一位说：“原来这位学妹叫夏菲菲，长得真漂亮，大一新生校花级人物啊。”

另一个男生说：“比赵玲还漂亮，真是一届胜过一届。”

“严重赞同。”旁边的男生附和着。

“夏菲菲同学漂亮吗？”我这一路来只觉她很高傲，倒没觉得她漂亮，现在听几位男生一说，仔细想一想，她确实挺漂亮的。



我从新生联系处老师那里知道，我们新生入校的地方是大学城新三区，校区刚建成不久，一切都是崭新的。起初，我以为一切都是新的很好啊，因为在我们镇上，大家都喜欢新房，现在进了学校就住进新校园，那再好不过了。

等我坐了一个小时的大巴，到了偏僻的新校园，却大失所望。学校除了正面还有些繁华外，其他地方东一堆土，西一堆沙，俨然一个建设工地，哪里有大学校园的样子。和我同车的许多送孩子的家长深感失望，但又无可奈何，只能既来之则安之。

进了校园，我们一群新生被带到新生接待处交了入学费，盖了学校公章，领个住宿的床铺位和一套棉被，算是正式成为精国大学的一员了。从此，我生是精国大学的人，死是精国大学的鬼，这地方偏僻冷清，大概也只能做个孤魂野鬼吧。

我穿过学校的建筑工地，到达住宿区，又按照住宿床铺位“1栋楼502室3号床”的指示，好不容易找到了自己宿舍。

宿舍四个人住，左右两边分别两套床，我的床靠在窗子边，视野开阔，我被安排在了一个好位置上，深感运气不错。

我环顾寝室，寝室里没有人，1号床和4号床没有铺床单棉被，只有2号床上床被整齐。我暗想，有同学先到了吧。果然，没有过几分钟，一位身材肥胖臃肿，带着厚片眼睛的同学端着盆出现在门口，他见我站在宿舍里，先是一怔，转而看了看3号床，说道：“你是白暮吧。”

“是的，我是白暮。”我有些吃惊，我和这个胖男孩从来没见过面，他怎么知道我叫白暮。

胖男孩上前一抹床栏杆说：“喏，这里！”

原来3号床的床栏杆上贴着一张白胶布，白胶布上写着我的名字。